



谢春彦 画家、美术评论家，上海中国画院高级画师。曾为教师、记者、编辑；写诗、写专栏、编刊物。点评艺术得失、抚琴吟诗唱曲，精通艺坛十八般武艺。

告别 2011——

顺口不溜号

图文 / 谢春彦

时光真如地铁高铁不出毛病时的那么快,那么钢铁,那电气,那么铁面无私式的无情, 啞啞啞啞,马上就要越过兔二爷, 越过 2011 年这一站矣! 啊! 啊!! 啊!!! “人生若只如初见”,时光也当如此, 如果还是 2011 年元旦该是多么好呀,可人人都明白那飞也似的铁马是倒不回去的, 无可奈何地铁去耳,去耳!

回望一下吧, 这一年我糊里糊涂地应了唐、吴二位报女吏的指示, 居然开出这个应该每周都该有的专栏, 用我的愚钝张眼来看我看得见的人情世故,好好坏坏,优优劣劣, 男女老少, 也难为了编的和看的匆匆的地铁行客们。

其实,洒家也在地铁之外匆匆着。兔年之初,我于一饭局偶对一相命大师,面目虽不甚可憎,然亦绝不神清骨秀, 话当然是滔滔不止,一定要点化众生,也不放弃我这个自觉无可无不可的呆人,遂以俯就的神情指告于我,说是“先生今年定是驿马之命”云云。我虽非

“孔子学院”院士或生员,却自小儿相信孔先生那句“敬鬼神而远之”,私以为此处之“敬”,不过一句虚话,客客气气,不卑不亢地说与敬鬼神者听的也。故,我虽从来就是远鬼神且亦远崇鬼神之徒的;故,我并不把此公的话认真以至放在心上或时时要验之的。然而——生活里,从生中,总也寻常惯见这个亦好亦不好亦是亦非总也平添吾人许多无奈的“未承想”来!

然而,这一年将去,我查了查未弃去的飞机票根子,倒真要惊呼一声——这位大师于我的断言倒真的被命中矣,不知怎么七错八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今年真的犯了行走旅途的命星,出差多长得要大大超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了呢! 总是在准与不准点的飞机肚子里被运来运去,吃世界上最难吃的派饭,折腾如斯, 地铁这玩意儿,只在末月,被同去香港中大开会的不乖女儿强迫着从尖沙咀到中环坐了个来回,快和准时是其好处,就是挤,味道绝不是“好极了”……

人生便是旅行, 李白先生的话最精要了——人生乃万物之逆旅, 光阴乃百代之过客! 无论逆旅也好过客也罢, 朋友却是消解孤寂的生命灵丹, 幼时举着破袜子制成的网子去郊边的小水沟里捞蝌蚪, 黑乎乎的一坨坨,我曾痴思过——到底哪两个会结成伙, 行那结婚的大礼呢? 我是好朋友,好师长,好乡谊的人,捡点在旅途中的速写本子,总是在边边角角上找得到与友人相关的顺口溜, 现抄出几首也算是兔年的些许痕迹吧:

(一)游东莞题达州兰花卷

生小古达州,巍巍卷硖山。
遥遥移南国,郁郁一幽兰。

(二)辛卯冬在广州别刘年玲教授

玄衣白发帽新黄,早起也寻粥减饥。
相对仿佛旧世界,当年真的让川梨。
三峡烟雨空如梦,姐姐何时共一席。
锦绣文章重再写,无须行旅小儒集。

(三)不到贵阳二十五功,今冬再至,咏之



我来昔岁出山虎,君牧花溪虎出山。
太上而今或将应,小儒老去未茫然。
家国和谐称文治,巴人下里愧难安。
小说笔墨范三罪,但下不平三尺川。

(四)居洛杉矶旱秋 忽逢大雨远山堂,状景

头顶空盒蹦蹦跳跳,雨亲碧池画圈圈。
洛城三季干柴火,倒被龙王化江南。
……

文长了,打住吧。我这些陋词绝对是顺口溜也,顺口归顺口,我且不留去也,那么新年后再见吧。

辛卯于沪上浅草斋画室



南妮 本名杨晓辉, 出版散文集《随缘不变心》《在平淡与奢华之间摇晃》《妖娆时代》等,长篇小说《我的恐惧无法诉说》《浅草湾之恋》。中国作协会员。

女人写,女人看

文 / 南妮

因为 是田村正和的粉丝,看了他主演的两部日剧。

一家子四姐妹,母亲去世,父亲开着一家面条店。结婚,离婚。四姐妹只有在面条店里才感觉幸福。

另一部,有一对夫妇结婚 25 年了,丈夫在外遇的边缘,妻子终于爆发了。“请再不要跟她来往!”“以后下班回家请不要说累,衣服不要乱扔,上了厕所后请把马桶盖放下来。”“跟我说话时请看着我的眼睛。”丈夫一一答应,“原来你是这样寂寞啊!”

以为婚姻危机终于过去了。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丈夫掏出送妻子的首饰。“也有我的啊?原来你也记得的!”丈夫惊喜地戴上了妻子送的羊毛围巾。

“还有呢!”

妻子一件件扔出来这 11 年来她在每个结婚纪念日买给丈夫的礼物。手表、衬衫、钢笔……“11 年前你就忘了这一天了。”丈夫傻眼了。

肯定是女人写的,细密地、彻底地诉说着对于婚姻的失望与绝望。女编剧的情绪成为审美的主张。比如,面条店的二女儿选择继承娘家家业,“跟爸爸一起干活很幸福。”爸爸不会喝斥,宝贝还来不及。丈夫却自大自私,乱发脾气。

女人编的戏,多半是女人在看,女人在呼应,女人在叫好。女人,总是将婚姻看得太过完美。她嫁了他,希望他像父母一样宠爱她;希望他能注意到她的每一样心思,她每一次头发衣服的变化;希望结婚纪念日有烛光晚餐与海

外旅行;希望他眼睛里没有别的异姓,一直有热烈的赞美与暖心的礼物……

纵然有找到灰姑娘的万般惊喜,纵然热情有着山一般的高度,但那个拿着水晶鞋的王子,还是会像熊熊燃烧的蜡烛,最终火光渐渐微小、渐至熄灭。这是一场一开场就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呢!——如果对于婚姻是乘着那样的热望。

池莉重出江湖,读她的小说《她的城》,敏锐不减,老辣越益。写类似《生活秀》中摆鸭脖摊养活一家人的那类女人,那种世俗之花,池莉总是令人拍案叫绝。她们明艳、泼辣、能干,世事洞明而又重情重义,能独个儿撑起一片天,就是找不到一个好男人。有一篇小说忘名字了,写要过年了,一个女人穿着红色的毛衣,刚烫的长波浪头发,她在厨房里忙,可是心却忐忑不安,她要让她们的娘家兄长去劝自己的丈夫不要跟她离婚。过年的时候,俗世的女人通常是这样打扮着表示着对节的隆重,也会越热闹处越凄凉,冷不丁就遭遇了痛心的事。池莉的描写好入骨。在过年的厨房里忙着、烫着长波浪穿大红毛衣的女子,我更愿意她们能获得世俗的幸福。比起那些稍有才华就自命不凡的女人,比起那些无往不胜的女强人,寻常女子的不幸福更令人扼腕。

《她的城》,中年的女店主与青年的打工女从对立的立场最后到成为最亲的亲人。有一种心酸在里头,处处有豪爽、狭义,豪爽可能是更开阔的浪漫。心酸在豪爽的掩盖下,竟渐渐可以忽略不计了。人没有了一样东西,是可以找到别的东西替代的。



刘齐 作家, 现居北京, 主要著作有《刘齐幽默散文丛书》、《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一年签一次婚约》、《形而上下》、《球迷纪事》等。

每次回故乡沈阳,我都要到孔雀理发店剪头。这个店在三经街,距我父母家不过一箭之地,是沈阳资格最老的理发店。“文革”前,我小时候,它就叫“孔雀”。“九·一八”事变前,我爸小时候,它也叫这个名。

在北京,有时头发到了该剪的时候,我也留着。这表明,我又有了回故乡的机会。

孔雀理发店,旧门旧窗,环境比不上北京的高级,花样也不多,理发就是理发,不按摩,不捶背,洗头没有仰脸躺着的时髦软椅,还得像早年间那样,坐在木板凳上,被人按进简陋的小方池,用水管子哗哗地浇。但我就是喜欢。

新潮美发沙宣之地,往往派前卫小姑娘站在门口,冷不防地、千篇一律地吆喝:“欢迎光临。”“孔雀”不然,“孔雀”来的多是回头客,员工像对亲友一样,看着你的眼睛,热情地打招呼。对我的招呼是:“来了,”或者:“又来看父母了?”“来看父母”,是我的托辞。事实上,我的

孔雀理发店

文 / 刘齐

父母已故去十多年,我也调到北京二十多年。不过,我仍愿以一个本街住户的身份,一个双亲犹在的熟客姿态,跨进店门。我在江湖上跑了一大圈,奔波了一两年,突然某一天,又坐进亲爱的家乡老店,坐在真牛皮的老椅子上,与熟悉的面孔、熟悉的手指重新接触,时空观顿时奇特起来,刚刚经历的外部世界,瞬间被清空了,而我,仿佛从未去过那些地方,一直就住在孔雀理发店周边。我的沈阳口音没有串味,沈阳的大事小情照样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昔日的老师傅业已退休,昔日的年轻人变成了老师傅。但是“孔雀”照样有年轻人。近年为我理发的,是一个英俊小伙儿,他比较另类,居然养蛇。他的镜子下方,贴着两张与“孔雀”格格不入的凶猛照片,一张是缅甸的黄金蟒,一张是墨西哥的王蛇。但小伙儿的手法依然“孔雀”,他用老式剃刀为我刮胡子、刮发际时的沙沙声,跟老师傅的一样动听。

法国名画廊杜梦堂进驻思南公馆



《河马》 丹尼尔·达维欧

法国著名画廊杜梦堂进驻沪上, 其在思南公馆的艺术空间已向公众开放。

杜梦堂长期以来注重发掘上世纪 30 年代的艺术大师,尤其在动物具象雕塑绘画领域独树一帜。画廊长期为欧洲及世界顶级藏家提供藏品和收藏建议。旗下艺术家作品多为美术馆、艺术机构、欧美私人藏家及中东王族收藏。

开幕式上展出的一些动物题材作品非常吸引人。其中丹尼尔·达维欧的《河马》形态浑厚圆润,线条优美考究;皮耶·瓦楚里的狐狸造型灵动夸张;杰克·欧扎克以抽象手法塑造了不同动物的形态特征和奇趣;罕默特·考勒的《熊猫》《虎》等油画色彩鲜明,与中国风俗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 / 明杰